

一种关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作家书房

那些未完的“红楼”里，有着人生与文本的互文

葛亮

著名作家的身后遗孀，随着某些莫测的悬念，常常吸引着读者们的目光。

塞林格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成名，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小说家之一，一生只出版过《九故事》《木匠们，把屋梁升高》《法兰妮与卓依》《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四部作品。在他搬到新罕布什尔州乡间隐居后，依然笔耕不辍，写足了60年。他却将这些写好的作品束之高阁，使读者的期盼成为一厢情愿。1974年，塞林格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不发表任何作品给他带来的是“绝佳的安宁”。然而，在塞林格诞辰百年之际，他的儿子、遗产监护人马特·塞林格已公开表示，将在未来十年间出版塞林格在世期间尚未发表的遗作。

相似的情形在张爱玲作品出版中也重现了，2004年，我们读到了她的一部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这部小说何以尘封，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一封信中，可窥端倪：“这篇长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发送也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张爱玲在给另一好友宋淇的信中也曾说，“我想我是爱看人生，而对文艺往往过苛，因此打消此意”。但作家离世后，自然就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支配力。自《小团圆》起，近年张爱玲的遗作《雷峰塔》《易经》等，频频以新作形式面世。

继北宋彭几“鲋鱼多刺，海棠无香”后，张爱玲将“红楼未完”视为与之并称的人生三大恨事。可见其在遗作之事上，自有心心念念。遗作未完，便顺其自然，由它金瓯之缺，长久后，憾事或许亦成佳话，犹如断臂的维纳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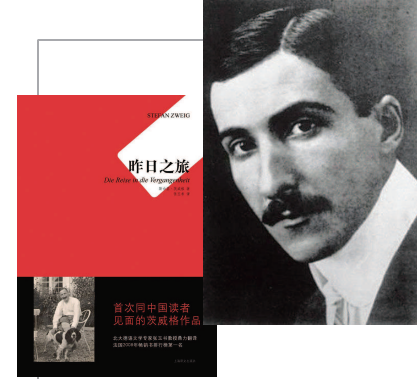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谱系中，沈从文书写湘西的长篇小说《长河》，因未完，其中包含的“常与变”“传统与现代”之多种辩证，仍然于当代语境之讨论以无尽空间。而萧红的《马伯乐》，起笔于香港，因作者染疾撒手人寰，只留下了一部半。上世纪80年代，由葛浩文在《时代评论》发掘而出版，成为萧红作品中迥异于其风格的“异端”。其之残缺乃至结尾处的伏笔，亦成为萧红本人传奇一生的隐喻与互文。

谈及遗作的被发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之旅》，堪称经典案例。在这本书的法文版《译后记》里，清楚地记载了它被发掘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只知道小说的部分内容被收在一个文集里，1929年在维也纳出版。许多年以后，菲舍尔出版社的编辑克努特·贝克在伦敦某出版社的档案库里，发现了一份打样稿，署名茨威格的文稿整整41页，他发现的正是这部小说的完整版本，标题《昨日之旅》被划掉了。今天，我们决定保留这个标题，因为它如此贴合这个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相爱的男女被迫分开后，再也无法寻回过去。文中所指的小说集是《奥地利当代艺术家协会文集》，当时发表的篇名《一篇小说的片断》。虽然和小说全文出版相隔了26年，至少说明作家有发表的意愿，毋庸置疑的。不过划掉了小说的名字，多少表示茨威格对此的保留态度。以他对小说精雕细琢的要求，或许是没有及时发表的原因之一。

小说篇幅不长，但时间跨度很大，换一个作家，大概会写成鸿篇巨制。但茨威格似乎无意做任何细节性的展开。甚至有些部分，言简意赅到，会让读者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故事梗概。而作家唯独没有吝惜笔墨的，仍然是他最擅长的情感线索。

男主角名为路德维希，女主角名为G，是极密顾问的夫人。事实上，茨威格对于笔下人物，一直没有认真取名的欲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无名，男主角只有姓氏缩写R，《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女主人公是C太太，《象棋的故事》的主人公是B博士。

但是，就在如此简朴的命名背后，可以感受到华丽而深邃的人物心理铺设。而这成为情节发展的强大动力。不可否认，这方面茨威格的确是一个神人。《昨日之旅》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化学专业博士。他的才华与勤奋得到了极密顾问的好感和赏识。当后者病卧床时，提出建议路德维希搬进他的别墅，倚为心腹，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在婉拒而不得之后，为了自己的前程，心高气傲的路德维希勉强答应。然而，他进入了老板的豪宅，体会到某种“浓郁饱满的富贵气息”，不免显现出了典型的于谨心态。“他自己随身带



《昨日之旅》 [奥] 斯蒂芬·茨威格 (右图)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来的东西，甚至他自己，穿着自己的衣服，在这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都显得很小，显得可怜寒酸……他不由自主把他那坚硬笨拙的木头箱子藏在一张床单底下，暗自羡慕他的木箱在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可以躲藏起来，而他自己在这一间紧闭锁牢的房间里，则像一个溜门撬锁，被人当场抓获的小偷。”而最终让他戒备冰融的，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对他不动声色的好。他欣赏的一幅画，称赞的一本书，更是无意间流露欣赏的一条刺绣床单，这个女人总是及时满足他心中“微小的愿望”，如同“神话中为人效劳的家神”。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因此克服了寄人篱下的不安，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一个男人走向成熟，在青年时得到年轻女性在心上的喂哺，似乎已成为了某种艺术母题。施林克的《朗读者》为其中的代表作。晚近看了拉尔夫·费因斯执导的雷里耶夫的传记片《白鸟》，其中一条副线，关于年轻的芭蕾舞大师受伤，借住在恩师亚历山大·普希金家中，却与日夜照看他的普希金夫人发生了恋情。同样是孤独而自卑的内心，如沐春风，这个段落与《昨日之旅》异曲同工。但相对于前者，茨威格最终让这段感情发乎情而止乎礼，遏止了奔流的欲望。夫人道：我不能在这里，不能在您的、他的宅子里做这事，可是等你再来的时候……

这句话成为了临行余韵。老板派博士去墨西哥开采公司急需的矿石，创办分厂，两年为限。在这期间，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书信。他巨细靡遗地记录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将之寄到事先约定的隐秘地址。然后便是漫长等待。“有时候他独处时，知道身边没有旁人，就拿起她的来信，按照她的声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用这种方法，变魔术似的，把相隔遥远的心上人召唤到眼前。”这一笔写得颇为动人。茨威格喜好用信件表达人与人之间某种孤独且秘而不宣的联系。就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无名主人公。那封厚厚的信是她破败而幸福的一生。尽管在生命彼端的读信人，甚至连她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信件的意义莫过于时间的流淌中，给予人一点胆识与尊严，或者尚可宣示的谅解。在这一点上，极自然地联想到官本辉的《锦绣》。官本辉也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写一对男女，在离婚多年之后重逢，以书信互相细数流年，也为彼此取暖。这样看，便仿佛与《昨日之旅》遥相呼应的东方镜像。只是茨威格终写个人命运被历史的挟裹。度日如年，正果将至，却因为二战，通信中断。天各一方，音讯全无。茨威格如此写放弃：“他有时还去取出她的信件念来看，可是墨水已褪颜色，字句不能再冲击他的内心，有次他看见她的照片，吓了一跳，因为他已经想不起她眼睛的颜色。”

他终于在彼岸娶妻生子，做世俗中诚恳的人。但战后却重有骚动，他借出差回国，造访夫人，约她故地重游。小说极妙的一笔，是他们似乎为了清偿数十年前的感情债，心照不宣在酒店开了房间。但是，却体会到了令人恐惧的难言窒息。他们逃离房间，彼此都感到疲惫。

或许，信件中堆栈的爱与情欲，在现实中暴露出了叶公好龙的本质。他们漫步在海德堡的街头，躲避着节日游行的队伍。他对夫人念出魏尔伦的两句诗：“在古老的公园里，冰凉，孤寂/两个幽灵在寻找往昔。”这是多年被遗忘的诗歌，是想要复活的影子。然而终究是影子，带着多年各自人生的晦暗与冰冷，彼此交叠，合而为一。

(作者为哲学博士、青年作家，代表作《北鸢》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十部提名作品)



《马伯乐》 萧红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河》 沈从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团圆》 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高品质短剧集：一种新类型的崛起

詹庆生



▲图为《隐秘的角落》剧照

度。这种“以情感为主、破案为辅”的基调是有意为之的，与常规推理推理大异其趣。

另一个醒目的变化，是有意弱化了原作的黑暗性，原作中朱朝阳外化的恶被彻底删除，朱晶晶坠楼、苍蝇与录音笔等事件和线索，几乎全都以间接方式呈现。笛卡尔的故事作为贯穿全片的隐喻，象征着美好童话和残酷现实的人生两面，不仅将张东升与朱朝阳的内在同质性串连起来，更建构了全剧“幻想与真相”的双重结构。原著其实并未强调张东升与朱朝阳之间的镜像式关系，但在剧版中则刻意强化了二者在兴趣、智商、专长、性格、家庭、遭遇等方面的相似性，连白衬衣都成了这种共性的隐喻性标记，而全剧的首尾恰是二者各自向警方进行关于坠落事件的虚假陈述，这种呼应关系也引发了观众关于少年朱朝阳是否完成了对成年张东升的转化或“接班”的激烈争论。

更让人瞩目的是，全剧还通过动画（两版开场动画和一次幻想动画）、声音设计（主观化音效、《小白船》等歌曲及12首片尾曲）、道具（苹果、桔子、牛奶、梨、鞋、录音笔、信）以及各种细节（动作、眼神），对人物性格变化、人物命运走向进行隐喻性地暗示，其丰富、细致和密集程度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几令观众可在每一个镜头、每一幅动画、每一首配乐、每一句歌词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获得解谜的观剧快感，这在国产同类作品的创作中是前所未有的。意在言外、藏而不露的隐喻性成为全片最为重要的艺术特色，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颇具创意的艺术形态，一种特殊的显得颇为高张的艺术风格。

通过这种隐喻性，全剧没有重现机械降神和字幕破案等常规国产同类作品的偷懒套路。原著是因失爱而怨愤进而开展报复的高智商犯罪故事，而剧版则是“一步步错”，越陷越深、无可奈何的人性寓言。“我希望，一切可以重来”，“我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你们开了门”。它探讨的是善恶的边界及转化，一旦为人性之暗开了门，就再也无法将其关上。隐秘的角落，就是人性中的幽深黑暗。

在此基础上，剧版还试图呈现复杂多面、参差斑驳的人性，呈现少年背后残缺的家庭。在女儿与儿子之间纠结的父亲、压抑自我又充满控制欲的母亲，包括与朱朝阳形成对比的日益软化的张东升，也多少具有悲情色彩而被赋予同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剧版要比原作更加丰富和细腻。

在显著的品质提升背后，可看到一种“下沉”和“上升”的网络视听产品创作新趋势

无论是小说还是剧版都不完美。紫金陈原著的文笔一直是最被人诟病的地方，此外，心思缜密的张东升本可通过监视和跟踪解决手机存储卡的问题，但从小说到剧版都没解决这个漏洞。原著作为推理小说是强逻辑性的，环环相扣，具有说服力，但剧版中则还存在一些无法逻辑自洽的地方：张东升的利益关联人相继死亡却并未引起怀疑，最后的突然软化似还缺乏更为扎实的支撑；叶警官一直对各种疑点视而不见，最后一集却突然开

挂，瞬间集齐了所有线索与证据。这些逻辑上的瑕疵，或许是重构隐喻性叙事时的未尽完善之处。

尽管如此，这部网络剧集的品质，放诸当前国产影视作品的整体格局中，无疑已经相当优秀。

在《隐秘的角落》等互联网影视作品显著的品质提升背后，可看到一种“下沉”和“上升”的新趋势：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下沉”到互联网影视产品的创作生产当中——该剧的监制和演员大多是资深电影人，为品质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另一方面，互联网视听平台的艺术创作标准和专业化要求则在不断“上升”，比如该剧极具实验性的落差极大的单集时长按电视播映标准是匪夷所思的事，再比如在《余罪》乃至《白夜追凶》等剧中，制作水平还是明显的短板，而该剧在导演、摄影、表演、美术、服化道、音乐等方面则精益求精，呈现了鲜明强烈的电影化质感，网络视听产品与院线精品电影之间的创作与制作鸿沟已经显著缩小。

作为短剧集的《隐秘的角落》，其成功对于动辄“大水漫灌”的国产电视剧制作来说无疑是一次有力的纠偏。今年是精品短剧集爆发的元年，从《唐人街探案》《我是余欢水》《龙岭迷窟》，到爱奇艺“迷雾剧场”、优酷“悬疑剧场”批量推出的短剧集都一再证明，高品质短剧集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回报可能并不亚于长篇剧集甚至院线精品电影，一种新类型正在崛起。《隐秘的角落》的成功，或将成为影视产业迎来一次重要转折的风向标。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短时间内，悬疑网剧《隐秘的角落》已经成为了一部现象级作品。其豆瓣评分一度攀高到了9.2分，虽然目前的8.9分还落后于同类剧集《白夜追凶》的9.0分，但其评分人数不到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两年前的《白夜追凶》的超越。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部影视作品能够获得高分、实现刷屏、成为表情包和流行梗甚至催生电商关联爆款，就意味着它已成功出圈。已经享受到这些待遇的《隐秘的角落》，其上升速度可谓惊人。甚至有评价认为，其出现意味着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国际水准的国产剧。这样的评价或许带着个人色彩，但综合来看，该剧的确具有某种行业风向标式的意义。

全剧没有重现国产同类作品中常见的偷懒套路，而是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颇具创意的艺术形态和风格

这部根据紫金陈推理小说《坏小孩》改编的作品，讲述的是朱朝阳等三个少年偶然记录下了一桩命案，就此引发一系列失控事件的故事。紫金陈原作属于社会派推理，对比原作与剧版，会发现两点最为显著的变化。

首先，剧版有意弱化了推理性和戏剧性，转而强化了情感性和家庭元素。其实原作的推理性本就不太强，开篇凶手身份就已经揭示，而剧版则进一步删除了对徐静之死的推理，也几乎完全删除了从警方视角对朱朝阳伪作日记的反推和揭发，整个故事主要是逐步展示而非层层揭秘，这已极大地远离了标准意义上的推理法则。

与此同时，剧版几乎为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建构了细致的家庭关系，将其置于扎实的伦理情境当中，为人物赋予了高度情感化的色彩。且不说为弟弟治病的伦理化道德动机，且不说张东升、朱朝阳，就是父亲朱永平、母亲周春红以及老陈等配角都被安排了看似与主线无关的戏份，在张颂文、刘琳、王景春等一众优秀演员细腻动人的表演支撑下，基于家庭和个体的情感性不仅为人物创造了复杂性和立体性，也提供了说服力和感染力，深度和温